

□季节风铃

□芭蕉雨声(新乡市)

□诗词采撷

冲寒怒放迎春花



郭艳先 摄

开在远处的花,需看窗外才能定下出动的心,天气阴晴,温度冷暖,植株大小和形态,都能成为犹豫的理由。开在近处的就不同,随时随刻可以下楼,一看看个够。

小区西南角,浅水边的迎春花我是偶然碰见的,十天前已零星炸蕾。当时没想到会开花这么早。日子过罢就忘了,往年吹过的花信风,谁还能与眼前混沌的日子对得上? 得过且过。

花开惊心,一年至少惊一回。迎春在蜡梅之后,与白梅、红梅抢着往前站。我挨个儿去靠近,与它们相见。

木犀科素馨属的迎春花,有南北之分。

南迎春大名野迎春,也叫云南黄馨,四季常绿。开花时有叶子,花开五瓣,花筒短,萼片青绿色。“金英翠萼带春寒,黄色花中有几般”,白居易说的正是南迎春。

对应的,我们这儿的迎春就是北迎春,落叶灌木,四棱枝条拱形垂坠。花开不见叶,待叶片出齐,花已败落。开罢花的迎春化为一蓬朴素的绿,任四方草木争奇斗艳。深秋落叶后的枝条更是枯瘦如柴,看不出一点生机。唯独它自己没有忘记自己。

就是这样毫不起眼的枝条,会在早春的某个时刻忽然唤醒大地,笑对春风。迎春花,贵在一个“迎”字,花芽挣脱寒冬桎梏,与蜡梅、红梅、白梅一起,喜迎新春!

大自然有着神奇的魔力,它能无中生有干出一些大事。在萧瑟天地间开出花来,只是其一。

迎春花六瓣,明黄色,外染红晕,若是金子,比野迎春的成色足。这与它们的花蕾、花筒和花萼有关。

相比野迎春翠色的花萼,迎春的萼片绿里泛红,层次丰富的绛紫色泽,再配以嫩红蕾苞和花筒,以及返青的枝条,迎春给人喜庆的欢乐感。盛放的迎春花枝像燃着的鞭炮,像一串暗夜的明灯,像火焰般温暖有力量。而野迎春的花蕾与萼片均为浅绿色,花朵点缀于青枝绿叶之间,如夏花般完整,清凉素净,与南方氛围相宜。

迎春给邻居当矮篱,一开花庭院就变得有生机,院里的人也显精神。有长在湖边水岸的,一簇一簇,临水照花影,寒瘦清逸之美。旧亭子,破木桥,桥下流水,为此也陡升几分荒林自在的野趣。我喜欢这种凌乱芜杂的境地。

走过栈道,踏上小桥,绕到假山后头,雨夹雪似有若无,只是来闹闹场,玩

耍玩耍。雪不成片,落在围巾上才有点形态,与雨滴一起,陪我看花罢了。

头发湿就湿了,沾沾潮乎乎的春气儿,润一下枯燥的心。草间的沙沙声很轻,因无人干扰,这天籁之音格外悦耳。

手冷,水珠在袄袖上慢慢洒开。这样孤独空寂的时候,因迎春在侧,一刻有一刻的好。无需说话,又仿佛说了很多话,都无声地说给了迎春。

迎春花是开路先锋,冲寒怒放,为后面的百花报信鼓劲。这次的雪算不上雪,有时候气温骤降,积雪重重压纤梗,花朵冷得结冰,冻成活琥珀。人们赞叹这玲珑剔透的艺术之美时,我在心疼迎春的无助。

细长花筒,衬托出花冠的大,迎春的一朵花就是一只红酒杯。朵儿背面映酡红,像是醉了。晃一晃,春光乍泄,我听见了花朵与春的对话。

召唤

□李伟忠(原阳县)

云层拆去冬日的棉絮
天空把那蔚蓝晒得纯净
温度计在墙角想发芽
红色的水银柱向上蔓延

田野里麦苗的根须向下钻探
似要努力锁住最后的水分
而它用枯叶纹路占卜云层走向
正预测哪一滴雨最先来临

泥土裂出更多唇纹时
父亲把烟斗磕进农历深处
旧犁铧在历史的尘埃里熟睡
长出的铁锈花淹没了节气

父亲的腰身像一张弓
被岁月的山挤压
再也不会像当年赶着拉犁的骡马
在划过的田垄烙下闪电

父亲的叹息如潮
却湿润不了空气
清晨的霜爬上他的眉骨
转眼蒸发得无影无踪

田地中所有裂缝都在等待一次返潮
引一场雨来调和阴阳平仄
麦叶尖向上举着
正召唤地平线处尚未显影的雷声

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
pywbmywy@126.com。
请勿以附件的形式发送。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水墨太行 □张金贵 摄



晚霞似火

□赵建喜 摄

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投稿请发至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